

清幽芦蒿

方华

苏轼在《惠崇春江晚景》一诗中写道“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我们大都熟记和欣赏前两句的春景，却忽略了后两句提到的春味。

诗句中说到的蒌蒿即芦蒿，又有藜蒿、水艾、水蒿、泥蒿、蒿苔、龙艾、青蒿等多种别称。在我生活的长江北岸环巢湖一带，人们称之为“鱼蒿”，臆断是其大都生长在水涓的缘故吧？

幼时生活在巢湖北岸的丘陵地带，缺水多旱地，难得见到芦蒿。春天里，在田间劳作的母亲偶尔从渠塘边带回一把野生的芦蒿，也懒得伸一筷子。因为那股浓郁的艾草味，让喜甜乐香的少年退避三舍。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口味也在改变，及至中年以后，却越来越喜欢一些异香之蔬，如水芹、茼蒿、芫荽之类，芦蒿更是喜爱有加。顾及四周，发现与我同好之人甚多，或许是生活越来越好，人们越来越需要那一口清蔬来“刷一刷”满腹的油水吧。

“正月芦，二月蒿，三月当柴烧。”除了其特别的香味，芦蒿吃

的就是那一把嫩。一把芦蒿，摘叶去根茎，留下其间的嫩杆，洗净切段，即便像我年少时母亲那般一勺菜籽油清炒，那唇齿间的脆嫩、味蕾上的清香，也让人回味无穷。

江南水乡，芦蒿遍生，人尤喜食。比如在南京一带就有“荤有板鸭，素有芦蒿”之说。江南人吃芦蒿，夸张点的比喻，说一斤要掐掉八两，单剩下一段青青翠翠的芦蒿杆尖儿，精细如一茎温润的美玉，无论是盛放在竹篾的篮中，或是铺呈在青瓷碟盘，都让人心生怜爱与欢喜。

芦蒿炒豆腐干是南方人家一道极普通却精致的菜肴。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就写到“芦蒿炒豆腐干”。将择取的芦蒿嫩茎洗净，切成小段，香干切成细条，除了盐和烹饪油，基本不要加任何的佐料，一份春天的脆嫩与清香，就在我们的舌尖上跳跃。

最喜欢母亲的臭干炒芦蒿。被大火烧“辣”的油，激发出臭干和芦蒿各自特别的异味，两种奇味在热锅中相互交融、汲取，又衬托、凸显出各自的异香，让人难以止箸，回味无穷。

冬去春来，南方人家多存有腊



肉。腊肉炒芦蒿，也是别有风味。将腊肉切成丝或薄片，芦蒿切成段，热油锅中将腊肉炒出油，倒入芦蒿段和辣椒丝快速翻炒，出锅装盘。不说其味脆嫩清新，唇齿留香，单是那青瓷盘中腊肉的黄、芦蒿的青、辣椒丝的红配成的清鲜之色，已是令人未食先陶了。

春日，竹笋破土，与芦蒿拌食，两嫩相配，笋白蒿青，也极美鲜。此味早在明代即有记述：“多生江边湖滨，金陵人春初，与笋同拌食

之，最为美味，碧如玉针，嫩不须嚼，良于他方所出”。《红楼梦》第六十一回中写到：“……前儿小燕来，说‘晴雯姐姐要吃芦蒿，你怎么忙还问肉炒鸡炒？小燕说‘荤的因不好才另叫你炒个面筋的，少搁油才好。’虽没有尝过这道‘芦蒿炒面筋’，想曹雪芹既将之写进红楼，定是味道不错。作家、美食家汪曾祺曾这样形容品味芦蒿：“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初读时虽觉其美，却不入其味。及至某个春日，在无为的一处江畔看见一群女子采蒿，看那把把青绿的芦蒿握在少女嫩白的手中，春风吹拂，江水清新的气息入鼻，才真正领略老先生笔下的美妙。于是，在日后的每一次品味中，眼前总是晃动着江滩上那一丛丛的青绿，和婀娜窈窕的身影。

草叶入食，也是勇敢的美食者不断探索和发掘的过程。据文字记录，芦蒿的美味是在北魏时期被发现的，这在北魏《齐民要术》和明代《本草纲目》中均有记载。而在其前，鲜见芦蒿之说。

虽然三千多年前的《诗经》中即写到芦蒿，但也只是把它当成野草的一种。

“翘翘错薪，言刈其萎。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诗经》中此诗中的“萎”即芦蒿。大致的意思是割草要先割芦蒿，旁边的姑娘长大了，我却不敢表露爱意，只能喂饱她的马看着她出嫁。诗中可以看出，那时还没有把芦蒿作蔬，只是用来喂马或者当柴火。被少年用来寄托情思，上升到了精神层面。

清香宜人，外脆里嫩，风味独特的芦蒿，越来越受到当代人的喜爱，于是就有了人工的种植。只是那杆茎越来越长越来越粗壮的芦蒿，少了阳光雨露的滋润、自然的率性，味道也越来越淡。

于是，在踏青时，我总喜欢在水涓草滩处寻觅那修长窈窕的身影，回味“新涨的春水的气味”，品味那一份虽清苦却幽香难忘的乡愁。

烟花三月下扬州

方华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李白的诗句里写的虽是离别之情，而我却更愿意把它看作阳春三月里扬州的召唤。去扬州，正是“烟花三月”。

首先要去走走的，一定是瘦西湖。苏轼有诗云：“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美是杭州。”等我迈入瘦西湖，深觉东坡老先生言过其实了。在我看来，杭州西湖的美，在于雍容华丽，犹如一位丰腴的女子；而瘦西湖的美，在于清雅秀气，恰似修长清丽的窈窕淑女。两者各有所长，而后者更令我喜爱。

瘦西湖以“瘦”为名，真是恰如其分。水不是宽阔浩淼，而是曲折蜿蜒的，转折之间，给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鲜感，勾人新奇之心。曲折的水面把一个个名园胜景串联起来，形成“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绝美风光。

既把瘦西湖比作窈窕淑女，那么女子的美当然在腰。瘦西湖的“纤腰”，当是小金山、五亭桥和白塔景区。其中小金山的钓鱼台，导游形容她是瘦西湖的“肚脐”。小金山是座小岛，钓鱼台处于岛的顶端，由钓鱼台一个特定角度望去，可观三景赏二月。三景就是白塔、五亭桥和钓鱼台，二月则指的是钓鱼台的圆形门洞和天上的明月相映成趣。

唐人徐凝写过：“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因此扬州也被称为“月亮城”，想明月当空的夜晚，不知瘦西湖该是多么的迷人。遗憾的是我们游览时正是春光明媚，二月相辉的情致是无法欣赏了。

再往前行，便见到那座千古有名的二十四桥。“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的这首诗在扬州可谓妇孺皆知。诗因桥而咏出，桥因诗而闻名。廿四桥为单孔拱桥，汉白玉栏杆，如玉带飘逸，似霓虹卧波。桥长24米，宽24米，栏柱24根，台级24层，处处都与二十四对应。与瘦西湖的“一见钟情”，让我

在离开她的一瞬，竟生出依依不舍之情。

出瘦西湖的后门，要去探访大明寺，因为，那儿曾是鉴真大师六渡东洋前传经授律的法场。大明寺位于蜀冈中峰，蜀冈如卧龙般蜿蜒绵亘在扬州城北，集庙宇、文物古迹和园林风光于一体。

沿着数百级石阶登上大明寺。拜大雄宝殿，观藏经阁，在平山堂凭吊欧阳修石刻画像。在畅饮了“天下第一泉”清冽的泉水之后，以明净崇敬之心去拜谒鉴真法师。

在鉴真纪念馆里，面对《唐鉴真和尚东渡行迹图》，为其“为是法事也，何惜身命”的传播文化与文明的献身精神而感慨万千，心生无尚敬意。

入扬州城，走街道，穿古巷，搜寻历史的痕迹，寻觅文化的踪影。那“月映竹成千个字”的个园，古雅别致，巧夺天工；那布局规整、装雕精湛的汪氏小苑，玲珑精巧，清幽典雅；那规模宏大、结构精巧的吴道台宅第，展现了中国古典文化与旧时官府文化的精髓；那构筑考究、豪华气派的卢氏大宅，不但显示着当年盐商的富庶，更是扬州盐文化的重要遗迹。

从名园古宅到遗址遗迹，从街巷风貌到建筑肌理，从生活方式到文化遗产，我似乎触摸到梦中扬州的肌肤，感觉到扬州历史的韵味。“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在扬州城春天的气息里，我陷入深深的陶醉中。

三月柳如烟，但扬州城里的琼花还未开。据说，隋炀帝走几十天的水路下扬州，为的就是一睹琼花盛开的模样。我虽也未见琼花开，但美丽的扬州就宛如一朵硕大的琼花，开在了我的三月里。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也许我们没有腰缠十万贯的富有，也没有骑鹤下扬州的洒脱，但我们有扬州，有春天，有诗意的心境。

春分时节(外一首)

马骏斐



柳的麻花辫
被风的柔指拆散
中分的秀发扬起风情
搅动一池芳心

鹅黄的蹁跹分开了春波
却分不清江南江北
杏花在左桃花在右
一行诗句在江心
波光粼粼

农历里的春天终被翠色分开
两只黄鹂用柳丝编织一张青绿
几只喜鹊叫醒春梦
生命的登音自此响满两岸

鸟音分开天地
色彩划分山河
一架犁在谁的心田耕垦
分割希望与梦境

三月



春天的柴扉洞开
一群杏花逃出藩篱
粉色的笑声
洒满了青青的山冈

阳光牵扯日子的衣角
风羁绊住垄上的步履
人面挑花的主题
被那位刘郎再度咏诵

梨花带雨的风情
寻不见一丝的忧伤
花间的嘤嘤啼鸣
落下一坡春梦

那些被绿色浸染的心情
在芳林中买醉
这重回怀抱的绽放的爱哦
让人沉迷

春情(外二首)

方华



许多日子拱手寒暄
渲染一缕压抑不住的喜气
南墙下的两朵梅窃窃私语
要将一份小心思嫁给春色

麦苗和油菜秧牵手
嘻嘻哈哈从山冈一路奔下
笑声踏过心尖的积雪
让寒冷的岁月
把持不住冰封的表情

一架篝火已点燃在节气交接处
思念和往事牵手
当彻骨的乡愁一点一点被亲情的火焰融化
那迎亲的队伍
已在二月的路口

早春

一枝梅在二月的路口
踉踉跄跄醉春风

柳梢用一点鹅黄在风中练笔
斟酌如何表达
一个庞大的主题

三两只雏鸭早已耐不住性子
扑楞楞地跃入清波
搅起一池浅墨

一茎嫩芽在谁的胸口
顶开
嶙峋沉重的岁月

春雪

冬天最后的告别
以一种湿润的伤感
落在沧桑的心

飞舞的姿态
一位风衣人在高高的站台挥手

消失了身影
只剩下腔空洞空落
怅对寥廓

黑黝黝的枝干上一朵梅斜倚
醉眼朦胧
守望那位绿衣少年